易經如話

易經如話卷之九　　汪烜學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夫象者像也六十四卦各有其形體則各有所像然聖人之作易也自一奇一耦而積之三畫以成八卦斯時固未有所像也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八卦既已成列則爲天爲澤爲火爲雷爲風爲水爲山爲地之象已有可像而卽在八卦成列之中矣

列畫奇耦時只是奇耦法加非有名象及夫三畫既成八卦乃見得有至健至順爲動爲入爲陷爲麗爲止爲說之意因之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之名又見得至健者天至順者地至動者雷善入者風善陷者水善麗者火安止者山和說者澤

於是因其所可象而八方諸之爲圓圖則又見有天上地下日東月西雷起東北風烈西南艮起西北澤生東南之意與天地造化符合又自坤而震一陽始動極於三陽而純乾自乾而巽一陰始生極於三陰而純坤與二氣之流行者又相符合此皆自然之妙也八卦成列指横圖言也爻者效也三百八十四爻陰陽雜居則各有所效然聖人之作易也各以一卦爲主而各以八卦加之卦六十四卦横圖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是以乾爲主而又以八卦加其上也餘放此以成六十四卦斯時固有未所謂爻也而六十四卦既已因八卦而重之則每卦之六位有承有乘有比有應有中有正有不中有不正之爻各有所效而卽在因而重之之中矣初作六十四卦横圖只是因而重之及夫六十四卦既成則見每卦有六位而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所交各有時位不同矣因而重之指六十四卦横圖言也此易卦之體

而卽用之所以具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及夫揲蓍求卦則有重交單拆之變與不變而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若夫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之時則固未有所謂變也然剛柔二畫周流於六位之間則或見爲相錯（如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皆彼此相錯者）或見爲相綜（如屯蒙相綜需訟相綜皆一卦倒顛而成二卦也）或剛上柔下或柔上剛下（如朱子于啟蒙三十二圖卦變之法訟自遯來剛來而得中賁自困噬嗑未濟來剛來而下柔疊自損及既濟來柔上而剛下之類皆是）自具彼此相推交易變易之理而蓍策之變卽在此剛柔相推之中矣（剛柔相推在卦畫上已自見得六而卦之有變卽在蓍策上始見）

爻之用變以從時則乘承比應遠近攻取之間其所動之爻有得有失以占來物若夫未嘗揲蓍之時則卦爻具陳未嘗有所謂動也然聖人觀象而繫辭焉則預擬夫占筮之用審其如是則得而命之以吉如是則失而命之以凶如是在得失之間已可憂虞而命之以悔吝以待夫占筮之所値而卦爻之動則在此繫辭焉而命之之中而吉凶莫能外矣聖人繫辭都是預擬爲占得此卦此爻之動者其得失有如此也此卜筮之用而即體之所由顯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凡人之靜處而未嘗應事接物也固无所爲得失憂虞則无所

為吉凶悔吝也及一動而應事接物則吉凶悔吝皆叢集而生矣卦爻所繫有吉凶悔吝之辭然吉凶悔吝之生則必卦爻之動而始見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然吉凶悔吝之斷由動而生而所以致吉凶悔吝之故其理則有定於動之先者卦之一剛一柔各有定位即所以立動之本者也或自剛退而為柔或自柔進而為剛（此以蓍策九六之變言）或剛上而柔下或柔上而剛下（此以卦爻上下互易言）一彼一此變而通之乃所以趣動之時者也惟變以從時則所趣之時位各當有處之之

道而或當或不當由是得失見焉憂虞生焉斯動之所爲有吉
有凶也矣

吉凶者貞勝者也

夫天下之理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動而合於天理正之正則正
乎吉而常吉稍不合於天理之正則正乎凶而常凶出此則入
彼因貞相勝而不已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消息至變而不窮矣而其
所以然者亙古此一定之運垂象以示人至正而有常貞觀者

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晝夜循環至變而不滯矣而其所以然者亘古此有常行之度照臨於下土至正而有常貞明者也天下之動紛紜錯綜殊塗百慮爲變尤不可勝紀而其所以屈伸感應之理憂虞失得之機則不過順理則吉逆理則凶亦至正而有常者耳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聖人之作易亦不過發明此正而有常之理以示人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易之有乾以象天也乾之象則純陽而至健乾之理則至易而知大始是以靜專而一无所雜動直而不可屈撓夫乾確然示

人易矣易之有坤以象地也坤之象則純陰而至順坤之理則至簡而作成物是以靜翕而一无所為動闢而含物化光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是乾坤二卦固所以體天地之撰而示人以至正有常之道者也確然隤然便是貞字示人二字便是觀字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卦之六爻有奇有耦奇爻皆得之乾耦爻皆得之坤爻以效天下之動而要皆效此易簡之道者也卦之成象有消有息息生也陰消陽息近於乾陽消陰息趣乎坤卦以象天下之賾而要皆象此易簡之道者也合乎易簡之

常則得而吉背乎易簡之常則失而凶矣此卽以體天下之動貞夫一之理者也

此雖未見於變占而其理則已具於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之中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及夫揲蓍求卦則四營成易三變成爻而□╳⚊⚋之爻見三爻成八卦十有八變成六爻而一卦之全象呈奇耦互易剛柔相推皆自无而有爻象自動於蓍卦之內焉爻象既具則卦有大小材有剛柔而象之得失憂虞見時有難易位有當否而爻之得失憂虞亦見爲吉爲凶爲悔爲吝皆具於爻象而吉凶以

見於蓍卦之外矣爻象是從揲蓍裏發出來故曰動乎內吉凶是在蓍卦上托出來故曰見乎外方爻象之動乎內也剛或化而柔柔或變而剛變通以趨時其變以趣之機自寓乎常趨常避之理而百姓日用所當爲之功業不已見乎剛柔相推之變乎及吉凶之見乎外也聖人憫人之不能趨也於是明言其所曰得而斷之以吉憫人之不知避也於是明言其所以失而斷之以凶蓋明示人以趨避之途而使人皆有以成其功業也而聖人吉凶同患之情不悉見乎繫辭焉而命之之中乎此已見於變占而爻象之所效究不外於乾坤易簡之理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是故易之為書一天地貞觀之道也卽聖人所以體天地之道而成治天下之功業者也天地无心生物其心乾以易而知大始坤以簡而作成物是易簡之道卽天地之德而於以資始資生於不已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已道以所行言德以所具言貞觀者天地之道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者是也生物者天地之德乃所謂不害不悖而並育並行之故所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是也聖人備乾坤易簡之德體天地生物之心而非乘時得位則亦无以行之以成其功業之大故聖人之大寶曰位為道之所憑

辯以行者也此申中篇上焉者无徵不信下焉者不尊不信之意也位非實也亦以得行道濟民爲寶耳否則无以居位而位亦失之矣后非衆罔與守邦何以守位曰人而已人之處天地間也莫不含生而負性而非有財川之利則无以遂其生又何以復其性乎故聖人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之所以聚斯人而不使之離散也何以聚人曰財也顧自財利之途開而人各爭趨焉无以理之則財匱无以教之則人不知所從无以禁之則人或起而爭奪矣故聖人爲之制田里教樹畜以開其源食以時用以禮以節其流皆所以理財也學校立而民知孝弟禮樂明而民敦遜讓皆所以正其

辭也（辭謂號令教誡法度之類）又恐民之犯也於是明刑以弼教出禮則入刑所以禁民爲非也凡此皆本乎天地之道因乎事物之宜而聖人非有心也曰義而已矣此聖人之功業也易之爲用也明示人以變通正告人以得失而斷之以吉凶夫亦此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志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作易始於包犧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以聰明睿智之德契陰陽消息之理而以吉凶同患爲心故仰則觀象於天而得夫日月之所以升沈四時之所以代嬗俯則觀法於地而得夫山川之所以流峙陵谷之所以高深又觀之鳥獸之文而見其飛潛之各有其性毛羽之各殊其形與天地之宜而見夫寒暑之各異其尚剛柔之各殊其俗且近取諸吾身而驗之而健順五常之理即寓於視聽呼吸之間遠取諸物而徵之而小大動靜之常各具夫自然當然之則是皆不外乎一陰一陽之對待運之爲彼此消息之流行於是始作八卦以象之而得失陰陽消

息之性者則爲健爲動爲陷爲止得失陽消陰息之性者則爲順爲入爲麗爲說而神明之德爲形而上者无不可卽象以通之矣且夫陰消陽息之象者則爲天爲雷爲水爲山具夫陽消陰息之象者則爲地爲風爲火爲澤而萬物之情自性而發者又无不可卽象以類之矣而後聖之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又誰得而外之（王天下云者卽上章聖人之大寶曰位也）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蓋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所以爲天下後世法者且无窮矣卽就包犧當日言之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於陸而獸麗焉以漁

於水而魚麗焉蓋取諸離離之兩目相承有罔罟之象而其德爲麗則禽魚麗焉之意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佃魚有鮮食之資而未獲粒食之養也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察五穀之足以養人而非耒耨之用則无以與其利於是斲木爲耜用之以起土揉木爲耒用之以運耜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使天下皆知耕稼以興粒食焉蓋取諸益益之下體則震木而動於地中起土之象也益之上體則巽木而入於其下運耜之用

也合體爲益耒耨之利益莫大焉而耒耜非取象於益乎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

噬嗑

民知粒食而有无无以相通也神農使民於日中爲市酌遠近以爲期會之所（五十里爲市使民可日中而至）以招致天下之民會聚天下土方所各產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資之用焉蓋取諸噬嗑噬嗑之上體離也日中之象也下體震也動而交易之意也又於市而合則彼此交通矣此於非取於噬嗑者乎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顧此草昧之治隨時興事而已樸陋顓愚之民固未能鼓舞以興事功而不怠也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相繼以作乘時冥將變之運而疊爲制作以變而通之使民皆知所鄉慕以鼓舞相從而不倦爲易羽皮以布帛消泛濫爲平成正名百物而民不迷府事修和而民知勸運妙用於自然之神而民自不識不知以與之俱化使民皆安於日用之宜而泯乎黽勉有爲之迹是

何也蓋天地生生之謂易而當夫窮極之時則必有變更之理惟參贊之聖人能因其當變而有以變之則事物皆通達而有可行百務通而可以推行則可以垂之久遠而不敝矣凡此皆天道之自然當然而聖人順之而已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黃帝堯舜端拱无為而洪荒之天下已漸變而文明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无為有其所以妙萬物者矣黃帝堯舜之治天下何以異此

包犧神農皆開物之事此節以下皆變通之事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至若川瀆之限通之爲難矣聖人爲民謀所以通之則刳木以爲舟所以截人剡木以爲楫所以行舟刳者刳之使中空剡者削而尖之使可刺舟楫之利以之行於水而濟陸途之所不通蓋取諸渙渙以巽木行於坎水之上且合體有中虛之形巽木有入水之用中虛舟也入水楫也而風在水上人所以利於行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道路之艱致之亦匪易矣聖人爲民謀所以致之則因牛之順而服之服之服一牛也服猶著也因馬之健而乘之乘之乘四馬也服牛以駕大車則可以引重而行矣乘馬以駕乘車則可以致之於遠矣牛之行不

如馬而力能任重馬之力不如牛而行能至遠以此利天下而免負戴徒步之勞蓋取諸隨隨以下震能動而上兌說之且車隨牛馬以行亦隨之意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至於民利漸興則民害又不可不防也聖人教人於內外之限則重門以守之於宵夜之時則擊柝以警之以預待夫暴客之未至先事而爲之防蓋取諸豫豫者預備之意而九四橫於內外斷畫之間亦守門之象雷出地奮卽擊柝之聲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前此雖知稼穡而粒食未能精鑿也聖人教人斷木爲杵用之以舂掘地爲臼以之受穀有杵臼之利而人享精鑿之奉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小過下艮止臼也上震動杵也杵以震木臼因艮土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近之暴客有與爲守而遠人不服或不可不威也聖人於是弦木爲弧挽之以爲力剡木爲矢發之以加遠有弧矢之利而不服者則以此征之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而後威以服之而弦引於內兌之附決兌爲附決矢發於外離之疾而有所麗也內引外發

參看繫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之世冬則穴居而夏則野處而已耳无以禦風雨斯致疾者多矣後世聖人易之以築土爲宮（以垣牆言）構木爲宅（以房屋言）上棟以垂其宇下宇以承於棟（棟屋脊宇屋簷）以預待夫風雨之交侵而壯固可恃蓋取諸大壯大壯者壯大而堅固之意且四陽以禦二陰亦待風雨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古之葬者雖有厚死之心而未定送終之制則惟是厚衣之以薪而葬之中野耳未知築土爲封樹之以木以加識別也哭泣之哀任情爲厚薄已耳其喪期无有斬三年齊有三年有杖大期有不杖期功功九月小功五月緦三月之定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內棺外椁而封樹以識不惟喪期以別親踈要之皆從其厚焉蓋取諸大過大過者過於厚之義而送死大事其過厚宜也且四陽中實以居坤體之中亦厚葬之象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論夬

上古文字未興其有受人之命而爲己所營爲與夫人己共爲而欲有驗於後者則皆惟結繩以識之於此時而治雖事簡民醇亦遺忘者多而不明不決矣後世聖人易之以書有文字以書於策而受命可不忘易之以契刻木符爲左右券一執左券一執右券合之則如一如今之合同文書也而彼此可相驗以此用之官府而百官之事以无不可治以此用之於民而萬民之情以无不可察蓋取諸夬夬者明決之意且五陽盛長以決一陰亦去小人之欺而以開文明之治也凡聖人之立法制器皆不能有外於易之象者

如此而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功業不即以此興乎佃漁耒耜交易舟楫

牛馬杵臼宮室皆理財以聚人之事也厚葬書契皆正辭之事也待暴客威天下皆禁民為非之事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聖人制器皆倣夫象是可見立象盡意而天下之事物遂无不可通是故易者非他即此八卦及六十四卦之形象也象其形而下者而形上之理即象而寓是各可因其形之所似以想像而得之矣象也者所以想像夫天下之物理也

彖者材也

聖人如文王又觀象而繫之以彖彖也者所以即一卦之材而斷言之也蓋卦有陰陽小大則所具之兩象（如雷風山澤之象）及卦德（如健順動止之性情）卦體（合卦之兩體如師之剛中而應比之下順從及中虛為頤頤中有物曰噬嗑之類）卦變（如訟之剛來而得中升之柔以時升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渙之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皆其所具之材材有不同而得失憂虞見矣故彖以斷言之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又因卦之有六位而各繫之以爻爻也者所以因一節之變而放效乎天下事物之動以推廣言之者也蓋爻有所趨之時位則或尊或卑或中或正或不中不正或宜於剛或宜於柔

其所承所乘所比所應爻各有相得不相得之異是爻之所變動爻各有不同而天下事物之動可於是擬議焉得失憂虞之故備矣故爻以效言之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夫一卦之材與六爻之動固皆具於卦象所像之中是故惟審夫象之所像則材之大小動之當否皆即此已有可知其得失之明著而爲吉爲凶者固於此而生即憂虞之在心而可悔可吝者亦於此而著矣此聖人之所以因象而繫辭以示人之所趨避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以三畫卦之象之所像言之則震坎艮皆陽卦也而震坎艮皆陰多於陽巽離兌皆陰卦也而巽離兌皆陽多於陰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此其故何也凡陽卦一奇二耦合而數之復得五數而成奇凡陰卦二奇一耦合而數之復得四數而成耦故得奇數者陽卦而得陰耦數者陰卦也不言陰陽而言奇耦正以陽卦之二陰可爲四奇合一陽則五而復爲奇陰卦之二陽只算一耦合一陰則四而復爲耦不必爲陽卦主陰一奇陰卦主陽一耦之說也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奇耦形而下者也以象之所寓有形而上者言之其德行何也德行猶言卦德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凡陽卦以一陽而統二陰仰有所承事歸於一而无貳心是君子之道也凡陰卦以二陽而共一陰君權分而令不可用民貳心而罔適所從是小人之道也此其所以爲陽卦陰卦也此亦只見得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又有此理非卦象卦德之道例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

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夫卦爻陰陽各具有本然當然之理而卦爻陰陽變易亦各有自然之機故吉凶悔吝之生亦視夫屈伸感應之得失公私而已矣易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蓋咸者感也而九四當心之位以九居四爲非其正而下應初六則又有所私繫而非寂然不動之體矣又安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乎蓋天下事物之理各有其當然自然而何所用吾之思更何所用吾之慮乎物宜之變无窮而同歸於一理因物付物則其途萬殊安可膠於一定也非變之動无方而應之者一致廓然大公則智慮

百出安可據以威心也如鑑斯空妍媸畢照稍有蔽焉鑑不空矣而焉能照物也如衡斯平輕重自辨稍有累焉衡不平矣而焉能平物也而天下何所容吾預設之思本无是物而思設為是物此方寂而不寂者也何所容吾將迎之慮哉事本未來而先慮其必來此未動而先動者也彼憧憧於往來矣固无怪乎從之者之止於朋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以感應自然之理言之以日之往則有月之來以月之往則有

日之來日月遞爲相推而代明者生焉以寒之往則有暑之來以暑之往則有寒之來寒暑迭爲相推而歲功於是成焉往者非有心於往也氣機之屈而歸也來者非有心於來也氣機之來而信也蓋盈者卽缺之招而虛者卽滿之本動靜无端陰陽无始一屈一信迭相感應而晦明作息時行物生之利皆自然而生焉此豈容思慮之與於其閒乎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推之物理无不皆然彼尺蠖之行非屈則不能伸故尺蠖之屈

所以求信也既信則又屈矣龍蛇之蟄不蟄則不能出故龍蛇之蟄所以存身也身存則可信矣故君子之為學也正誼明道而不留一計功謀利預期其效之私焉方其窮理以致知也即物而精研其義以至於入神蓋入理愈深其妙愈不可測斯亦可謂屈之至矣顧理无不明斯有以立應事之本是義之精也正所以將出而致用也及其反躬而實踐也循理以利於日用而身无不安蓋俯仰无愧斯无入而不自得是亦可謂信之至矣然實有諸已即所以全所受之天是用之利也乃所以復初而崇德也惟內外蓋交養之實斯彼此有互發之機亦莫非感

應之自然而豈容智計思慮之所能及與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利用而君子者將終身焉矣過此以往則无所用其力焉而或日有所進則亦未之或知也夫用力而至於无可用力是亦屈之至也顧由是崇德之功而德之得乎天者於以益盛則有以窮天地存主之神而默契於心焉一本理渾然而自有所爲妙萬物者亦陰陽之合一不測矣由是致用之功而仁之見於行者於以益熟則有以知天地流行之化而行所無事焉泛應曲當而自有所爲協於一者亦陰陽之推行有漸矣是則其德

之盛而效有自至夫非信之至乎合觀之天地之化與君子進德之功皆一往一來有出於自然之理者如憧憧焉則人欲意計之私而所感不已狹乎此感九四之所爲深戒也以上四節只是一節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是故吉凶悔吝之應皆視乎動作云爲之所感而非人私欲智計之所能及也易困之六三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此失其所自處之所感而凶爲之應也以六居三不

中不正是以前不敵九四之剛而坐為所困非所困而困焉不量力也名必辱矣惡能有為哉下則乘九二之剛而无以自安非所據而據焉不度德也身必危矣何以居上哉（三居內卦之上）既辱且危則死期將至况上六不足以為援也妻其可得見邪（上六亦陰爻則不應也凡陽爻有以同德相應者陰爻則不足論此也）甚矣人之宜審所自處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易解之上六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此能藏器

待時之所感而有解悖獲之所應也夫隼者凶鷙之禽也弓矢者除害之器也除害者覗乎吾之所具而有其具者覗乎可用之時若夫有器可用而又能乘時致用以射之者則又存乎其人也其或反之於身未无可用之器則或器有可用而用非可用之時斯不足以利用矣君子學問有年藏器於身有所爲可用之具矣又能外度之世待時而動吾道可行而後行之如此則何不利之有既有其具又適其時則動而不至於有所括礙是以不出則已一出而遂能有獲上六居震體之極當解卦之終可以有爲而勢无復之是以獲隼高墉而悖解矣此以語成

機而動者也此節本精義入神出以致用之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夫以善而動則動而吉應之以惡而動則動而凶應之此感應必然之理然或動於惡者尚微而創之者已至則所謂屨无咎者存乎悔是存乎乎有以震之之矣蓋小人何知不以不仁為恥也不知不義之可畏也惟是見利而後知勸不見利則不勸於善矣加之以威而後知懲不威則不懲於惡矣使小有所懲於初而足以大誡於後則不至有罪大惡極之凶此小人之福也易

噬嗑之初九曰屨校滅趾无咎此正惡動於初而小懲大誡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若乃罪大惡極則豈一朝一夕之故故善足以成名而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也惡足以滅身而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夫小善未必獲福自小善而積之則大善而成名矣小惡未必獲禍自小惡而積之則大惡而身滅矣小人以小善爲无益於名而弗

爲也以小惡爲无傷於身而弗去也故惡積而至於不可掩罪大而至於不可解矣易噬嗑之上九曰何校滅耳凶非積惡何以至此合此一節并前一節看彼學以爲之至而信此惡以信之至而屬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夫懲而不戒此小人之尤當懲而後戒亦小人之事也若夫君子則常存戒懼而不敢有一念之肆焉蓋安危存亡治亂亦何常之有自以爲安則肆欲而危矣自以爲危則惕厲而安矣危

者安其位者也自以爲存則宴安而亡矣自處其亡則戰兢而存矣亡者保其存者也自恃爲治則廢弛而亂矣自憂其亂則勵精而治矣亂者有其治者也（有猶守也）是故君子身雖處安而心不敢忘危國雖寧安而心不敢忘亡政雖治理而心不敢忘亂是以不至於危亡之禍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否之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尊位而當否極將泰之時其爻辭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其有其亡其亡之心是以能轉否爲泰而有繫於苞桑之固矣（此亦屈之至而信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

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其或肆然自滿而不復知有危亡之憂則必且冒昧以處而不知讓是德薄而位尊矣惘惘以圖而不知慎智小而謀大矣悻悻自用而不知懼力小而任重矣如是而鮮不及於禍矣易鼎之九四以剛處柔而上陵六五柔中之君（離體九四多有上逼之嫌）下應初六小人之侶（九四初九皆不得正）是專權自恣而任用小人之象其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正以言凡人之志得意滿者皆不必其不自量度而終於不勝其任者也（此亦信之至而易者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

蓋凡屈信感應之一往一來皆必有其幾焉而能知幾者其必
維有以全此心之神明而不爲外物所蔽者乎幾何爲而能知
凡人動於逸豫之私則勢位之念搖其中而无以自守是以上
交必諂因勢位而求爲攀援也下交必瀆恃勢位以肆爲陵逼
也如是則溺於宴安雖禍害大於坵山而亦不之見矣君子性
分自足於外人何慕焉故能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外无所累而

神明自全其眞能知幾矣乎幾者事物方感之初念慮初動之
微吉凶之應雖未形而吉凶所向之萌則固已先見者也惟君
子此心虛明幾微畢照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後吉凶已
明而後苟且圖趨避焉易豫之六二方衆皆溺於逸豫之秋而
六二獨柔順中正有以自守得地道之安貞故其爻辭曰介於
石不俟終日貞吉夫能自守之堅介如石焉則所謂外无所累
而神明自全者矣彼夫勢位隆盛之不足恃宴安鴆毒之不可
懷寧俟終日而後知之蓋禍敗危亡之幾則已伏於豫樂宴安
之日有斷然其可識者矣然非君子其安能知之君子深知去

微者之必彰也深知夫彰即微之伏也深知夫柔以自處爲後得之利也深知夫剛以有爲即牝馬之貞也此所以衆皆沈溺而已獨超然物外爲萬夫之望也夫知幾其神利精義入神也萬夫之望則出以致用爲信之至者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由知幾之神而思之顏氏之子其殆庶幾矣乎蓋其資甚明而猶能反身內省偶或有動於不善之幾則未嘗不自知之其力甚健而不爲私欲所累既知其爲不善則全力以克之而終身

未嘗復行所以能得善則服膺弗失而於仁則三月不違也易
復之初九以剛正之責具震動之力方剝於上而遂巳復於下
故其辭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斯占也其顏氏之謂乎方動於幾即能克之而不行此由知之真所以能行之決未嘗復行則是能利用安身而以入而崇德是以履之至矣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蓋天地之道以兩而化以一而神惟彼此各致其純一之天則
兩相與而專精以後起外合之私則雜而亂而天地之幾息
矣以觀之天地之生物也天氣下降地氣上躋絪縕交密而萬

物之資於氣化者於以醇厚而凝聚焉夫寧或有以間之乎男乾道也女坤道也交搆其精而萬物之資於形化者於以生生而不息焉夫豈可或有以參之乎故易損之六三損乾體上畫之陽益坤體上畫之陰一陽上而一陰下而三四五復成坤體其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指乾之三陽而損其一人也一人行則獲其友指坤之一陰下而合四五復成坤也此以言用情之必當致其專一也純乎其動以天則所謂一也何思何慮之謂也參以後起外合之私則二三也憧憧往來之謂也三人行則損一人以信而屈也一人行則獲其友以屈而信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

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致一則足以感孚於人易簡之道也二三則適足以啟人之爭朋來其幸焉者矣君子之居人上也精義利用必其修於身者无不安而後動以有爲可以施之政事何思何慮必其存諸心者无不易而後發諸言語可以播之號令易知易從必其與人交者无不定而後有求於人人且徑應從志君子修此三者是立心有恒之至故得益无不全也致一則有恒矣若平日不能修身身

且危而不安而遽動以有為則民必不我與也此與字猶許也謂民心歸附於我也不能正心心且懼而多擾而以發諸言語則民必不我應也此都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藏身不恕无以交孚於民而欲有求於民則民必不我與也此與字如供賦稅奉公上之類夫身居民上而民皆不附不應不與則无以居上而傷之者至矣此猶所謂獨夫之意易益之上九以巽體居益之終入之性則深求於人風之體則不恒於己求益不已損必因之故其爻辭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心憧憧於利欲之私失其虛靜之天求信反以致屈是亦感應自然之機而君子所當深戒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昔聖人畫卦積奇耦二畫而成乾坤而六十四卦皆莫非奇耦二畫之相摩相盪以成象者乾奇坤耦其交易變易者所從出之門邪蓋乾陽之純所以象陽之物也坤陰之純所以象陰之物也此總卦畫言象皆據剛柔而不以事物之體言陰交於陽陽交於陰陰陽交合而易簡之德主乎其間而於是六十四卦皆得乎乾之陽以成其剛得乎坤之陰以成其柔剛柔雜居以有其六十四卦之體而

材之大小理之純雜亦无不可見焉故有以體天地間之所撰具而雷風山澤之象與夫屯蒙需訟之體无不於剛柔有體者形之有以通神明變化之德而健順動止之性與夫物宜典禮之常亦无不可於陰陽合德者默會而旁通之此聖人之立象以盡意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至若中古聖人之繫辭也則於乾而或稱龍焉於坤而或稱牝馬焉或於屯初而利於建侯焉或於蒙二而童蒙求我焉其稱名也雜出而不一矣而要之則擬諸形容皆有以合天地之撰

觀其會通皆有通神明之德是莫非一陰一陽之道乾坤易簡
之理之所以示人而未嘗稍有過越差繆焉予於是稽考其所
以稱名雜而取類廣者則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其於
世教日衰民心滋僞之世聖人有所不得已而因之繫辭雖言
以曲曉天下之人使之知所趨避也夫非衰世之意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是故夫易於陰陽消息其見於已往之迹者則卦爻之交易變
易有以彰之於吉凶悔吝其隱於將來之幾者則彖爻之形容
擬議有以察之於民生日用爲夫婦所與知能者則即其顯而

原諸性命以徵之於物則民狃為人所習而不察者則因其幽而即物窮理以闡之名分之尊卑貴賤天之所秩序也而擬諸爻位之上下則稱名當矣物類之剛柔動靜各得之性情也而準以奇耦之進退則物類辨矣事理之是非可否人多惑於疑似而觀夫爻位之當否則正言以明之事幾之得失憂虞人每難於自決而察夫占筮之所值則繫辭以斷之則天道民故之所自然當然者皆於此乎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是以或稱牝馬焉或稱牝牛焉或稱羝羊焉或稱羸豕焉且曰裳曰帶曰酒食焉其稱名也甚小而要所以象物之宜明事之變推吉凶消長之常以明乎進退存亡之道其取類固甚大也理極於一陰一陽之奧幾研乎陰陽不測之神性命之原於是乎見焉其旨遠矣而要以顯諸日用常行取譬於目前之近幾理皆詳明著顯无不可知者其辭固甚文也因物而賦形[illegible]物賦物即事以言理為道屢遷不為典要其言亦委曲矣然萬事萬物本莫不各具一當然之理故其言正以曲而无不中也[illegible]言泛應曲當遠无不至近无所遺微之而家人婦女之情大之而禮樂

兵刑之重其事亦甚肆矣(肆陳列之多也)然事事物物要莫不根極乎於彝之原故其事雖甚肆而其所以然者則甚隱微矣(義言者而隱於)總之因民之見理多有不明則行之每不能決有所疑貳於中而吉凶莫知所趨避故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以濟民行(猶言)以前民用以明如是則得而有吉之報如是則失而有凶之報此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心也乎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作也由來古矣而世教日衰民心日漓則易之為用弗彰

故易之興也彖爻各繫之辭以明示斯民其於中古乎上古之世或思慮不及此也人不處憂患則思慮亦或有所未周作易之繫辭者綜理无所不至慮事无所不周其有憂患乎安樂之時或詳審不能及此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故處憂患之道於易備焉而非以苟免也要以反身修德於已能不自失則禍福之來我皆有以順受其正而已吾觀易而得九卦焉上天下澤定分秩然履示人以規矩所可循是君子

所當踐履而以爲立德之基也以卑蘊高不自滿假謙示人以
自卑而尊人是君子所當執持而以爲操德之柄也心放則理
昏心存則理見復示人以天地之心是君子所當存省而自得
乎德之本也事之變无方理協於克一恒示人以立不易方是
君子所當自嚴而无失乎德之固也去私之力不堅存理之功
不密損示人以懲忿窒慾君子宜損之又損所以爲德之修也
鬭學之氣不勇性命之德不崇益示人以遷善改過君子宜益
愈求益所以爲德之裕也然不經閱歷不足以見所守之貞也
困示人以處困而事君子宜因困窮以自驗而可更修其不足

矣是德之辨也不見諸用不足以徵所本之深也井示人以无喪无得君子宜安所止而不移而功自有以及物矣是德之地也而非可執一以守之也隨事順理而研極其精微然後通變无方而神明之用出焉巽示人以先庚後庚庚更變也應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寧反復以觀事理之宜後庚三日癸度測詳以審處置之方正深人之意也君子能積巽以至於久神斯庚乎權以制中而慮難之至皆有以應之務如者是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禮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是何也天叙天秩皆自然之理（和也）而確乎不可少違（至也）履和而至也卑以自牧无滿假之懷而人自无不心服（服其所蘊之高）謙尊而光也一念之善甚微而實天理之全於是著焉復小而辨於物也萬物之交甚雜而所以應之者有與常焉恒雜而不厭也懲忿窒慾初出於勉強而習慣成自然（此則動心忍性之意然要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也）不先難而後易乎遷善改過日進者无疆而德性非有加（此則增益其所不能之意然性分之中本自咸備也）非長裕而不設乎困剛揜而坎爲通剛中之守非困窮而不失其所亨者乎井不改而養无窮剛中之用非安居其所而能遷者乎无不入者夙也而婉順宜人非稱物

之宜而潛隱露者乎風因陰而入事相宜而動然皆制變而无形者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故君子之自處也知履之和而至則實諸踐履以和其行凡事有所持循而立德有其基矣知謙之尊而光則斂諸存心以制其禮辭讓非爲虛文而執德有其柄矣知復小而辨於物則將時反躬察識以自見夫天地之心其知甚明而德之本寧待外求乎知恒之雜而不厭則念念卽專擴充以自守其一德之恒始終不變而德之固寧以物奪乎損先難而後易能不畏其難

以奮於克己則人欲之害日遠而德修矣益長裕而不設能勿忘勿助以敏於有事則天理之利日興而德裕矣且以觀夫困之處窮而通而因以自驗其所守則居易以俟不怨不尤後彫之德不於此辨乎以觀夫井之居所而遷而因以自考其所行則安而能慮辨義者精安止幾康（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言居心於至善而考夫事之幾與六事之安也）非德之地乎以觀夫巽稱而隱而因之以物付物通變无方不見有爲之迹行之以權而不悖於經斯德之所以宰制萬物而役使羣動者乎人能反身修德以至於如此則動作皆天而又何憂患之難處邪然非聖人自以身從憂患中來則亦安

能言之密而示人之詳有如是乎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天下事物皆莫非陰陽交易變易之所爲而實理則貫乎其間

故易之爲書也不可須臾遠者也陰陽之變无方故斯理亦无

定在其爲道也屢遷一陰一陽變動不居周流於六爻虛位之

間或柔上而剛下或剛上而柔下其變易无常也或剛退而柔

或柔進而剛其爻相移易也上下以爻位言如朱子卦變之例相易卽一錯一綜也皆不

可拘於一定而指爲典要惟變之所適時位不同而各具一當然之理君子宜虛其心而深玩而身體之其可須臾離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夫易之時位變動不居而理之所存則莫不各有一定之法度焉聖人立象以示人正以明其於一出一入之間皆必以法度或出而外或入而內使人知所以戒愼恐懼有以守其法度而不至離道之遠出入猶言動靜外卽出而動也內卽入而靜也此當以人言正如中庸存養省察之意欲人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也是則聖人立象繫辭以垂憲萬世之志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而聖人吉凶同患之情有加无已惟恐人之罹於憂患而不知所自處也故又明於處憂患之道明者聖人明之以示人也此以既處於憂患之境者言之與人所以致此憂患之故此以未至於憂患之先當求所以杜憂患之萌者言之庶乎雖无有師保之教訓而亦常如父母之臨於其上焉然後處憂患而可无自失防憂患而知杜蹇也其萌聖人情見乎辭尤人所當深玩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故夫初學易者惟是率其所繫之辭而揆度夫其所以處此時此位之方則亦既有典常矣前言不可為典要者全易時中之道而言此言既有典常者爻之所

處一時一位而言然即一時一位以求可以知其所當然而道之變易无方則未易明其所以然且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必真知而身體之然後道自我行是惟神明而默成其人乎苟非其人則道體无爲固不能无所憑而虛行於天下也是存乎人之勉求而已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凡天下事物合而觀之有其大體者析而考之又各有其時位之不同易之爲書也有卦有爻原夫一畫之始而要諸六畫之

終而陰陽純雜之體成以是爲兩象及卦德卦體卦變其材質之大小於是定爲此一卦之大體也至若六位相間（位之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而剛柔雜居以成六爻則進退各趨其時剛柔各成其物上下无常彼此相易而位有尊卑爻有當否時有安危（位之尊卑六爻之上下也爻之當否如中正不中正及承乘比應之類皆是時之安危如潛見飛躍及比樂師憂之類皆是）則各惟其時物而所以處之之道亦各有不同此六爻之分見者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六爻之初其幾雖已萌而未見其事雖將行而未成則得失爲難知至於上爻則事行已成而是非炳著其得失有顯然易知

者初本而上末本微而末著也是故聖人之繫辭也於初爻係於擬議之辭以示人知擇而未敢遽斷焉及其卒也則直舉其是非得失而斷之以成之終如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蒙之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皆擬議爲兩端之辭也坤之上六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蒙之上九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皆卒成之終而直斷之也雖不盡然而此其大槩也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擬之者其未定者也成之者其已定者也若夫以陰陽純駁之物交雜迭居而剛柔中正之德各殊其撰由是而所值之時所

居之位與其所以處之之道其義幾之得失是非无不可辨則惟中四爻爲然非其中爻則所以辨其得失是非者固有不備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噫聖人之繫爻辭備如此固欲人之率其辭而揆其方以得其與常也亦要天道之消息存亡與人事之得失吉凶則統觀一卦六爻之雜居以成質者而已有可知矣（此觀彖而自得之有不待於繫辭者也）故智者第觀其一卦之彖辭而所以隨時處中之道應事接物之宜无不具焉則思已過半矣（此言觀一卦之彖辭而有括凡要則亦不待爻辭之詳備也）

民則不能矯故聖人之言有不得不盡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所謂惟其時物者二與四皆陰位其以有守爲事功同而其位之遠近於君則異故其所以處之之善否亦有不同於二之辭則多譽於四之辭則多懼以四之近君故也以九居四則非正而又有傷主之嫌以六居四雖得正而又逼不足有爲夫柔之爲道宜不利於遠者遠臣本難處而二則其要无咎縱不得譽亦多无咎誠以其用之柔而得中也柔本臣道之宜柔而得中則不失之過誠故九二則剛中不過而得有用之才六二則柔順中正而爲貞一之守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三與五皆陽位以其有爲爲事功同而其位之上下則異於三之辭則多凶於五之辭則多功蓋其所處有難易以貴賤之等有不同故也貴賤猶自我操縱所處自稱三則下有治民之責上有事君之道故所處本危位也然大抵以六之柔處之則三五皆不免於危六三則陰柔不中不正而无以處高位六五雖柔中而有未正之悔且又憂强臣之偪以九之剛處之則三五皆足以勝其有爲之實邪九三雖過剛不中不免於危然剛正才足有爲故本多吉雖九五則剛健中正而多吉矣是亦不盡然而此其繫辭之大槩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天下之道具於三才（天能始萬物地能生萬物人能贊天地以育萬物故并謂之才）三才之撰別而陰陽（如陰陽剛柔仁義之各有兩也）而道无不盡矣易之爲書也其統會明廣大而无不包其蘊藏則悉備而无所遺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八卦之三畫是也三各有兩故聖人又兼三才而兩之故重之而每卦皆六畫焉此六畫者非他卽三才之道之所寓而成象者也（取象三才意輕只重提三才之道句）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卦有六畫而三才之道即顯於六畫之中矣而道非膠於一定者也因時而有變動焉以其交相變動也故曰爻爻者交也（一分卦六畫之一畫而言之如乾初爲潛有潛之道乾二爲見有見之道乾三爲惕有惕之道乾四爲躍有躍之道乾五爲飛有飛之道乾上爲有亢不可久之道皆其隨時而有變動也）而此變動之爻其所處又各有遠近貴賤之差等其分至不齊也故曰物物猶事也（此謂三才之道之變動而盡見於萬事萬物者也爻有之等所居既各有貴賤則各有其位之所當然者即禮記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也）而此等差之物又各以一剛一柔而相間雜順理而成章也故曰文

此正三才之各有兩所以相資而為用者也此即賁卦柔來文之所謂剛柔交錯天文者也六位成文三才之道備矣而九六七八之相推以居此六位者則或以剛居柔以柔居剛或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爻有當位不當位之殊則是其所以處之者於三才之道有得有失此不當位不止謂以剛居柔以柔居剛凡承乘比應之間有處之不得其宜者皆謂之不當位也故吉凶生焉通章皆以六爻位言惟爻不當故吉凶生焉二句乃合之前撮之義言之蓋三才之道本无得失吉凶惟人之所以處之者得道則吉失道則凶也而易之為書不且廣大悉備乎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

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夫憂世憂民之志不切則其見於辭者不危以觀夫易之興而有數辭也其當殷之末世風俗日漓之會周之盛德而蒙大難之日邪意者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蓋惟其身蒙大難故憂勤惕厲之志愈殷而吉凶同患之情愈有所不能已是故其繫之辭也大抵多危懼之情焉於凡卦之中有懼其不免而以危處之者則繫以可保可安之道而使之平如訟之有孚窒惕中吉小畜之履虎尾不咥人亨豐之勿憂宜日中蹇之利西南之類皆是有慮於滿盈而褻之忽易者則繫以或

失或亡之幾而使之傾如訟之終凶臨之至於八月有凶无妄之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皆是蓋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道甚大天下之百事百物不能廢此而外之焉聖人因示人於應事接物之間皆必慎終如始常存此戒懼之心而勿失焉則庶乎可平而不至於傾雖禍患之自外至者不敢知而其在我者要可以无咎焉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凡天下之剛者每視天下事爲无足難則悖悖以行前有險而不知斯必險陷於險矣若夫乾則天德之剛天下之至健者也健則所行本无難其德行本恒易矣心之平易而不存險陂之私也然非徒恃其健也以理御物故於險之不可蹈者則必有以知之而不至陷於險此其所以處心之恒易也此即乾元大亨而必利於正之意比天下之柔者每視天下事爲可无爲則昧昧以行前有阻而不見斯必困於阻矣若夫坤則地道之柔天下之至順者也順則所行本不煩其德行固恒簡矣心之安靜而不爲阻塞之事也然非徒一於順也惟理是從故於阻之不可通者則必有以知之而不至困於阻此其所

以御事之恆簡也（此即坤大亨而必利牝馬之貞之意）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惟聖人乾坤合撰易簡成德故其於寂然不動之體能與天德有默契焉合天下事物之理皆有以說懌諸心而无所疑而及夫物感乍交之會又能順承夫天理焉即此念慮方動之幾必有以研諸慮而无敢忽能說諸心則心與理融易之至矣而於險何弗知焉吉凶有以前知无待於外也能研諸慮則理因慮審簡之至矣（審之於幾當爲而爲何等省事）而於阻何弗知焉功業亹亹以赴无待於強也斯所以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矣（凶）（即）

險也言天下之吉凶即知險也實塞阻不困於阻之意此節須一氣說下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蓋天人一理也氣化一幾也人心有欲斯與天地不相似故吉凶禍福之兆日接於目前而在人不能有以見之於微耳理豈待外求哉是故天道有變化則人有云爲人事之應乎天也云者言也或曰云猶營也此只據現成說如天有晝夜人有作息天有春夏秋冬人有耕耘收斂之類人事有吉凶則天有災祥天道之應乎人也此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之類蓋順氣感而致祥逆氣感而致妖吉凶雖未至而朕兆已先動者也惟天有變化則人有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常人亦習而不察耳聖人理與心融智以藏往斯有

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矣器字統以制作法度言而吉凶何不定焉惟人有吉凶則天有災祥故占事可以知來常人亦昧而不覺耳聖人理因感審神以知來斯有以不待卜筮而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矣而亹亹者何不成焉定吉凶者以前定之以理也成亹亹者即趨吉避凶之事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夫乾示人易坤示人簡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然天地恒示人以易簡而不能必人之知險知阻惟聖人作易則彖以像之爻以效之舉交易變易之理而寓之爻象之間以示人知險

阻之不可犯也非所以成天地之能乎於是易書既作而卜筮之用與旣謀之人又謀之鬼神則雖百姓之愚亦能與於知來而趨避可不忒矣聖人因天地之設位而成其能正以象事知器之事也至於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則占事可以知來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聖人之作易也因天地之一陰一陽而畫爲奇耦因陰陽之各生一陰一陽而自奇耦積之以成八卦又重之而爲六十四卦所以象天地之變化以告人所謂立象以盡意也聖人猶恐人之未喻也則又因卦之六爻而繫之辭以效其動因卦之全體

而繫之彖以斷其材所以即卦爻變化之情而指言之以告人

所謂繫辭以盡言也剛柔進退皆所謂情也自卦畫有其象爻彖有其辭

而卦爻有體剛柔雜居則消長之運進退之宜與居位之當否

其情有得失其理有吉凶皆於是乎可見矣此正聖人所以設天地之能者也變化者天地自然之易畫卦繫辭則聖人之所云爲卦辭所以象天地之變化而卦辭皆器也此所謂象事知器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

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

悔且吝

及夫用之以卜筮也方爻象之未顯而用蓍策之變動以顯之

以其无所作爲而出於自然之故者言之也利者自然之故也爻象之既成也則卽繫辭之吉凶以斷之因其變動所趣其情有或得或失之故而遷變也遷所趣易門貢其以情遷者何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物情之自然是故或則愛之或則惡之有愛有惡則因以相攻而吉凶生矣遠則應之近則比之有遠有近則因以相取而悔吝生矣其中正情也其邪妄僞也有情有僞則所感不同而利害生矣凡陰陽變易所趣之情近而相得固其吉也若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矣凡此皆示人以知險知阻也近字兼承乘比應言相得不相得卽類聚羣分之意彼此皆乃中正相與乃爲相得有一爻不中不正不當位則非相得矣○

此則百姓之所與能者也蓍策之變動人之精神所感通人與有吉凶謀及象之吉凶遂受動以應之是吉事有祥也此所謂占事知來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即以人之辭觀之迹雖未叛而意實將叛者其辭必曲爲掩覆而內慙所見未眞而中心疑貳者其辭必摸稜兩端而枝離其爲有德之吉人則言不妄發其辭必寡其爲浮淺之躁人則不知擇言其辭必多若至於誣善之人其事旣出於誣其辭必游移而无可據自失其守之人其情旣失所歸其辭必屈抑而多

遯避卦爻之辭以情而遷亦猶是矣此但言情旣不同則辭不能不異耳

右第十二章

後學李承超重訂

後學李啟沖

李振秀

余能光

余麗元

李際唐校正

後學李振瑜

潘鴻儀校錄

易經如話卷之九終